

張良計・記張良一



# 黃石公教張良的五課

嗣漢張天師府第六十五代天師 張意將

道教對弟子所實施的教育，主要傾向「點化」方式，就是講究機和緣：把握適當時機，當下提示重點、表明訣要，故可歸屬「啓發式」教育。此種道緣和仙緣的文化淵源，早就有取於《易經》，就是注重「時」一何時下手、入手，效果方著；又於《陰符經》中再取用「機」一知機，而後才能盜機。結合「時」與「機」的道家哲理，「機」合而「緣」生，「時」至而「運」行，即為入道之門。若道緣未熟、時運不佳，璞玉終究只是原石；反之，適時點化當下覺醒，就可琢磨發光，「得訣歸來好讀書」，這樣就使美玉散發光芒，一切迷障得以豁然開朗。

漢、唐二朝文治武功鼎盛，「漢人」、「漢族」之稱謂即是自漢王朝後而沿用至今。大漢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自認之所以能獲得江山，是因為善用人才，重用了張良（謀士）、韓信（將才）、蕭何（相才）三人為開國輔弼，史稱「漢初三傑」（或「興漢三傑」），張良位列其首。劉邦曾讚其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（張良字子房）」。整個中國古代被譽為「謀聖」者，張良是其一。

漢初三傑中，張良廣為後世推崇。他深明韜略、足智多謀。而最為人稱道的是他超然的處世智慧，功成不居、急流勇退。他也是漢初三傑中，唯一能夠功成身退、得善終者。劉邦稱帝，漢室定都、大封群臣之際，張良謝絕三萬戶的封地，只選擇了與劉邦相遇的小地方「留」縣（今中國江蘇省沛縣東南）為封地做為紀念，因此被封為「留侯」。之後更自表對道家修道養身之嚮往，辟穀不食，修習仙術，以迅速遠離朝廷權力核心，退隱保身。





張良能精通兵法謀略，以三寸舌為帝王師而成就功業；並具有道家處世智慧而得以安享晚年，傳說是得到了仙助：他在一次神

奇的機遇中獲得一本書冊，從此人生有了重大的蛻變。

## 下邳機遇 坎上受書 三寸舌開創大漢基業

張良是戰國七雄之韓國人（今中國山西省及河南省一帶），父祖輩先後擔任過五代韓王的宰相。張良為名門之後的相國公子，原為韓國下一位宰相的不二人選，卻遭遇秦國滅韓，正值年輕就從雲端跌落，成了亡國之人。秦王沒有抄他家，財產仍在，雖不再權力傾天，依然足以富貴度日。然而，他認為自家富貴得自於韓國，既承其恩，自當為韓國報仇，所以他變賣全部家產，以重金暗中徵求武藝高強的刺客，設計於博浪沙伏擊秦始皇，可惜刺殺失敗，大力士刺客丟出去的大鐵錐誤中副車。秦始皇大怒，下令全國搜捕。遭通緝的張良於是改名換姓，從河南千里逃到了現在屬於江蘇省的下邳，在此，張良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「圯上老人」——未曾留下姓名的「黃石公」。

張良與老人在橋上相遇，老人故意將鞋子踢到橋下，要求張良檢回來。相國公子的張良何曾被人這樣指使過！何況對方還是一個貌似身分低微的人。他覺得受辱，生氣地想打人，但心想老人年紀大，最後強忍住幫

對方檢了回來。不料老人得寸進尺，又要求要幫他穿上，張良再度忍耐地做了。之後老人對張良說了一句流傳至今的成語「孺子可教」！稱讚他是可以造就的年輕人。後世還有另一成語「圯橋進履」，比喻屈己尊老，求取教益，其典故也是出自於此。



龍山寺 畏靈音世觀

第四十五首上上	意聖 自求婚嫁 遂 安 好	若溫柔 是有人 自是占 人是勝 占勝強 勝強剛 剛解	張良受書圯上老人
台北市	亭田六家 人委富宅 秋中 利平	台 北 市 亭 公山六行 胡坎甲人 東生 賤 西男	積 善 止于 門 天地有感應 福門庭之象 非常佛神保 祐得福壽長此 義
艋舺龍山寺	移失疾 後失物病 東折 利 方福	積 善 止于 門 天地有感應 福門庭之象 非常佛神保 祐得福壽長此 義	宛如 太吉 遇瓊漿 昌

「圯上受書」也是民間靈籤中常見的大吉籤

隨後老人要他五日之後破曉時分在此等他。是日張良準時前往，老人已經先到了，並責罵他身為年輕人卻讓老人家等，要他五天後再來。五天後雞才剛叫，張良就去了，結果還是比老人晚，又被罵了一頓，於是再

約五天後。第三次，張良下定決心，無論如何一定要比老人早到，於是在第四天半夜就趕到橋上等候，這次終於比老人早到了。張良通過了考驗，老人於是給了張良一本書，說：「讀通這本書，你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師。十年後你會成就一番事業。十三年後你到濟北（今山東省、河北省境），穀城山下的黃石就是我。」這次機遇史稱「圯上受書」。

得到書之後，張良發憤日夜研究，十年後在留縣遇到劉邦，成為他的謀士，助其建立了漢朝，如同預言地當了王者師。十三年後隨劉邦經過濟北，果然在穀城山下看到大黃石，遂將黃石帶回，並建立祠祀祭拜之。張良過世後，也與黃石同葬。在今中國山東省濟南市平陰縣有「黃石仙踪」景點，據稱即當初黃石所在地。

## 仙人點化 五大要項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



張良的傳奇事蹟歷來常有文人對其加以評論或解讀。一般認為「圯上受書」是改變張良的重要關鍵，其中寓涵著：有所「忍」才能成大事<sup>1</sup>、制敵以「先」<sup>2</sup>、「有禮」<sup>3</sup>方得回報（敬老尊賢）等。若以道教觀點視之，黃石公至少教了張良五件事。

話說，張良遇到黃石公，真的是「剛好」遇到嗎？在道教神仙故事中，師徒關係的建立通常有兩大模式：一種是徒弟遍訪名山尋老師；另一種是老師自己前來「點化」徒弟。前者如祖天師，由江蘇一直遊歷到四川，跨越大半個中國，尋找機緣拜師；後者則如張良，因個人品質具備，老師就會在適

當時機現身引導。何以可見張良品質具備？他散盡家財為韓國復仇，證明其「知恩」、「能捨」；敢將刺殺秦始皇的想法付諸實現，證明「有勇」、「有實踐力」。雖然尚有不足，但極有可能是個可造之材。

再者，老師點化徒弟，除了個人品質，還須等待適當之時機。即令張良有潛力，若在韓國未亡、仍過著貴族生活時，黃石公出現，他聽得下黃石公的話嗎？基本上有困難。而當張良一無所有、四處被通緝，卻依然堅持想要達成復仇目標時，他的意識、下意識，無不在追求一絲的可能性，這時候就是道教「點化」的時機——效果極大化的時

<sup>1</sup> 宋蘇軾《留侯論》。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卷四，p103-105；呂世浩，《秦始皇：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》（台北市：平安文化，2014），p59-68。

<sup>2</sup> 呂世浩，《秦始皇：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》（台北市：平安文化，2014），p69-78。

<sup>3</sup> 清李郭嗣《果堂文鈔》卷四〈留侯論〉謂「古今善學禮，未有過于子房者也」。張壽鏞輯，《四明叢書》第一集第三冊（台北市：新文豐，1988），p146-1。



機。也就是說，當弟子內在品質達標，而且外在條件成熟，此時老師只要稍加點撥，徒弟就有可能得「悟」了。

「道本無言」，所以道教的教育不像儒家的方式，出版很多的書，老師逐字逐句講

解，學生筆記背誦；也不像現在西式教育一般，師生齊聚課堂教室，老師在台上以簡報講課，學生在講義上畫重點；道教強調自我學習，最多給一本書，老師提示兩句重點或注意事項，剩下的就必需自己觀察、思考、提問、判斷，自行領悟。



## 黃石公教張良的五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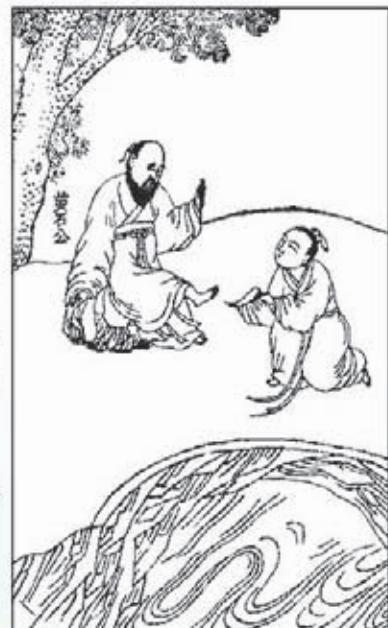
### 第一課：低調隱藏

在張良最迫切需要、吸收力最強的時候，黃石公教了他什麼？首先是「低調隱藏」。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記載著他們見面的場景：「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……」。褐是粗毛、布製成的衣服，是平民、窮人穿的衣服。春秋戰國時王侯貴族身穿的是各種絲綢。司馬遷寫黃石公穿著褐衣，沒有描述張良的衣著，只形容其悠閒的神態，但很容易想像張良必然還是一副優雅公子的作風，絲帛錦衣，光鮮亮麗，兩人呈現截然對比。作為打算點化張良的陌生人，黃石公當然可以儀表堂皇，為什麼要故意讓人瞧不起？《道德經》有言：「聖人被（久）褐懷玉」，指道教認為的聖人，一般人是看不出其特殊之處。他就像是披著粗布衣般，外表並不顯眼，內在卻是懷有美玉。成語「被褐懷玉」就比喻為貧寒出身，但有真才實學的人。黃石公這種穿著就是遵循著道教的範式。此外，透過服裝的對比，也是要刺激張良想一想：老子言「光而

不耀」，連人在順境時，都要告誡自己勿過度炫耀，保持平常心的低調做人做事；作為一個通緝犯還這麼高調，不知道韜光養晦，這樣合適嗎？這是第一課，人應當隨時收斂低調。這也影響了留侯後代子孫，成為歷代天師的基本行事風格。

### 第二課：忍

其次是「忍」，這部分《史記》已清楚指出。作為貴族子弟，曾經高高在上的張良忍下一個平民老人對他的不禮貌、忍下打老人的慾望、忍下屈辱為老人穿鞋、忍下數度看似無理的指責，忍功已成。忍辱始能負重，



圖引自《列仙全傳》

是成就大事業必備的關鍵能力。

### 第三課：選擇地點

黃石公教張良要「選擇地點」。「圯」是橋、土做的橋。為何黃石公選在橋上與張良碰面而不選在平地？先秦時期有習武好劍的風氣。佩劍除了作為武器之外，也是男子身份和地位的象徵。張良作為貴族，尚不懂得低調隱藏，在逃難中仍維持著貴族的儀態，必然也佩劍。黃石公有意點化張良，但必須先確保自己的安全。正如道教一貫所言「度己度人」，己身先立於不敗之地，行有餘力，則濟度有緣。因此黃石公選擇了窄窄的土橋，土橋僅容一人通過，張良想過橋，必須直面橋上的他；若張良想拔劍，他也可以控制距離，以手杖抵禦攻擊。這個土橋，讓張良避無可避，對他的考驗和點化得以開始。黃石公在橋上讓張良無處可躲，唯有與他碰面，就是掌握了地利。他以身教傳授了第三課：地點是決定事情成敗的重要因素。

### 第四課：制人先機

「五日後破曉時見」的約定就是黃石公出的第四道課題。張良第一次準時抵達，沒有過關；第二次，稍微提早一點，雞鳴就去了，依然不及格；第三次，半夜就到達，終

於過關了。黃石公要張良了解何謂「先機」！準時到並沒有占先機：早一點點到，看似無錯，但我動，敵可能也動。在第五天雞鳴前的任何一個時間點到，都不必然掌握了先機；而約定的前一天晚上到，就是絕對的先機。第四課「制人先機」張良答題三次終於懂了。

### 第五課：歸隱

「靜」待潛伏的時候，要「低調隱藏」，遇到不順要「忍」；將「動」之際，要想成事，必須「選擇地利」與「制敵先機」；成功之後呢？黃石公透過這句「十三年後你到濟北，穀城山下的黃石就是我」，教了張良第五課：「歸隱」。這五課的精神原則能掌握住，剩下的部分自行研究黃石公給的書就夠了。這書，《史記》說是《太公兵法》，唐朝李靖具體指為姜太公「六韜三略」<sup>4</sup>；道教中，尚有另一說，指黃石公所傳者乃《素書》<sup>5</sup>，道藏中收錄有《黃石公素書》<sup>6</sup>。此書除了兵法謀略書之外，道教還有另一些法、術類書的說法：黃石公傳了張良「玄圃山靈匱秘錄」<sup>7</sup>、「六丁祕法」<sup>8</sup>、《靈棋經》占卜法<sup>9</sup>、「神光之法」<sup>10</sup>，因此張良具備調兵遣將、占卜預知等能力，故能助漢室成就霸業。

<sup>4</sup> 《漢唐事箋》前集卷之六。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（台北市：新文豐，1985），p717-1。

<sup>5</sup> 如《道法會元》卷之一，《正統道藏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1977）第8冊，p493-1。

<sup>6</sup> 有兩個註本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6冊，p651-661及p662-673。

<sup>7</sup> 《玄圃山靈匱秘錄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8冊，p101-2。

<sup>8</sup> 《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》卷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8冊，p177-1；《祕藏通玄變化六陰洞微通甲真經》卷中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1冊，p260-2。

<sup>9</sup> 《靈棋本草正經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9冊，p467-2、p468-2。

<sup>10</sup> 吳海雲於《受正元機神光經譏序》中言。清李西月重編，《張三丰真人全集》《如意寶珠》上卷，《道藏輯要》單集（成都二仙庵重刊本，1906），p6-1。



為什麼最後一個重點是歸隱？這是道家一貫的哲學，是《道德經》的指示：「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！」對道教而言，看人的命運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如何善終。所以用以推算人生大事的《鬼谷子命理前定數》，又稱《鬼谷先生四字經》，即以磁基、昆玉、行藏、婚姻、嗣息、歸隱等六大面向為重點來推算，歸隱正是最後一項。

老人說「穀城山下黃石就是我」，因未留姓名，後人以黃石公稱之。因此有石頭精化成黃石公之說，而為一般儒者所質疑或否定。道教則認為黃石公是仙人，或有赤松子就是黃石公的猜測<sup>11</sup>，甚至有老子變成黃石公授書之說<sup>12</sup>。若那句話不是自揭身分，那該作何解釋？其實，黃石公是以一顆石頭跟張良說，一般人死後留名於碑刻上，而他連名字都不留。暗示張良事成之後，勿留戀名利財富，當急流勇退，才能保全自身。張良懂了這弦外之音。劉邦取得天下後，他拒絕了劉邦的厚賞，只選擇一個小小的「留」縣作封地，當個不大的「留侯」，然後稱病不出。他說：「我家世代為韓國宰相，韓國滅亡了，我不惜黃金萬兩，向秦國尋仇，天下都為此事震動。今我用三寸舌當上了漢朝的帝王師，封地萬戶百姓，列身侯位，這已

經是布衣百姓的極致，我已經滿足了。現在只希望能追隨赤松子雲遊習道，不再過問世事。」之後淡出朝廷核心圈，學辟穀術等仙術。

漢初三傑中，仍身處權力圈中的韓信、蕭何很快地因功高震主，引起猜忌：韓信最後被誣以謀反之名處死；蕭何論功行賞位次第一，雖拜為相國，看似榮寵極致，但身邊士兵似保護似監視，還一度遭囚禁。張良本人因懂得歸隱之道，明哲保身，死後仍能得謚號「文成侯」。即使如此，張家仍未能完全擺脫政治的影響。他的兒子繼任留侯之後，漢孝文帝五年（或據《漢書》言為「三年」）因「不敬」的罪名，被削去了留侯的爵位。倚靠政權所得的富貴究竟無法久長。張良的智慧及血脈持續傳承，至他的八世孫張道陵創立了天師道，在宗教上做出偉大的功績，被譽為道教創始者。歷代天師代代血脈相傳，以宗教國師為任，與政治保持適當距離，不涉入政權更替，天師世家因此得以不隨朝代興亡而起落，傳承至現任第六十五代天師張意將，是為留侯第五十八世孫。

<sup>11</sup> 邵雍詩中有「直疑後日赤松子，便是當年黃石公」之句。邵雍，《伊川擊壤集》卷十六〈讀張子房傳吟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9冊，p627-1。

<sup>12</sup> 明朱權，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》卷之一〈道教源流贊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60冊，p389-1。

<sup>13</sup> 南朝陶弘景編撰，《真詭》卷之五〈氣命授第一〉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35冊，p43-1。另，《諸真歌頌》亦收錄此歌謠，題為《漢初童謡歌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3冊，p325-2。這個故事尚有一相近版本，其中小童更為「中嶽人周栖野」，歌謠詞更為「真人巾金巾，鳴天鼓，入天門」，亦僅有張良一人識得其意，並增後續內容：「延入密室，有所授，約以後期，會于嵩山小有洞天」。唐王惲之草句，《玄珠心鏡註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8冊，p36。

# 道遠山林 碩穀修仙 祖孫二人同列金闕臣

張良有「欲從赤松子游」之言，修仙是否僅是遠離政權的藉口？有人認為應是「托言」；亦有人認為他確實有此志向。誠然，在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的記載中，僅能看到張良有辟穀不食的修煉行為，然卻為呂后所迫而中斷。但在道教中有更多的記載。有一則故事顯示張良曾有第二次機緣，預示了仙途：漢初曾有小孩在路旁遊戲、唱兒歌：「著青裙（同「裾」），入天門。揖金母，拜木公。」當時只有張良一人聽出此歌之意，前往拜見。事後表示此乃東王公的玉童特來點化。<sup>13</sup>木公（即東王公）為眾男仙之首，而道教昇天後的流程確實有「先拜木公後，謁金母，受事既訖，方得昇九天，入三清拜太上，觀奉元始天尊」<sup>14</sup>之說，可見張良再度慧眼識機緣，仙道可期。

顯示張良已成仙的道教教內記錄不少。據載他成仙的修煉功法主要與金丹有關：如

「服金丹」<sup>15</sup>、

「金丹養就」

<sup>16</sup>、「服丹而解

化得仙」<sup>17</sup>。得

仙之後有多起

具體記錄顯示

他成為「傳經

者」之一：紫陽真人周義山在遍訪明師求道時，曾「登牛首山，遇張子房授《太清真經》」<sup>18</sup>；有位蘇君成道時，「入紫陽宮，謁真人張子房。子房命侍女開雲蘊，取《龍蹻經》十卷以授蘇君也」。<sup>19</sup>

張良成仙後的境界與所擔任的仙職，有眾多說法，差異頗大。早期記載如：「漢張子房為王屋山道君，主五湖四海、三澗九江沈溺死人之事」，是地仙；<sup>20</sup>張良和黃石公尸解成仙官，補上「青城山洞天仙卿」之職；<sup>21</sup>張良列於「得太清道人名品」<sup>22</sup>：「子



圖引自《晚笑堂竹莊畫傳》

<sup>14</sup> 唐末五代杜光庭編集，《墉城集仙錄》卷之一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0冊，p467-1。

<sup>15</sup> 《真誥》卷十四〈稽神樞第四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5冊，p134-2；《上清眾經諸真聖祕》卷之七〈握中訣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1冊，p626-2。

<sup>16</sup> 按雲真人，《鳴鶴餘音》卷之七〈迎仙客〉十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0冊，p858-2。

<sup>17</sup> 《無上祕要》卷之八十四〈得太清道人名品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2冊，p540-1。

<sup>18</sup> 《紫陽真人內傳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9冊，p86-1。

<sup>19</sup> 唐王損之章句，《玄珠心鏡註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8冊，p36-2。

<sup>20</sup> 《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祕文》卷上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1冊，p219-2。

<sup>21</sup> 《金鎖流珠引》卷之十四，唐李淳風於註中所言，《正統道藏》第34冊，p708-2。

<sup>22</sup> 《無上祕要》卷之八十四〈得太清道人名品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2冊，p540-1。



房登仙，位爲太玄童子，常從老君于太清之中」<sup>23</sup>；張良「委家入嵩山小有洞天，守一道成，位爲紫陽真人」<sup>24</sup>；張良與祖天師張道陵、赤松子均列在「玉清三元宮」左位而祖天師居首<sup>25</sup>……等。依據張良成仙後署名的作品來看，他後期應該是擔任「天樞上相」之職，工作內容包括「校經」與釋義：《高上玉皇本行集經》有一「天樞上相」張良校釋本<sup>26</sup>、《黃帝陰符經集解》收錄很多「子房真人張良」頌詞與解說<sup>27</sup>。張良寶誥<sup>28</sup>中「眷隆上相之尊嚴，位正天樞之鎮重」及「校經主宰」之語均呼應了上述說法。

道教作為民族宗教、作為信仰的宗教，

向來本著「慈心於物」之精神度化萬物及眾人，願解民之憂苦，助人度難度之關。對於民眾，並不採取諱諱教誨（言）模式，而是以《太上感應篇》中的基本道德，要求信眾在日常生活中具體踐履之（行）；道教作為秘傳修煉的宗教，因為悟道不易，且法、術之使用，茲事體大，必得鄭重其事，故僅對特定人開放。該人必須滿足品德的要求，有道緣。當他遇到機緣，必須能慧眼識師。經過考驗通過，則可透過鄭重的拜師程序進入師門，並強調老師適時點化、弟子自行體悟。民間常批評道教「有拜無教」，乃不明道教教化之模式矣！

## 張良寶誥

至心皈命禮  
股肱佐漢 家世相韓  
掉三寸舌而爲帝者之師 受一編書而作人中之傑  
身不勞於汗馬 功已著於丹書  
向遇黃石公即根本神仙之地  
後從赤松子乃飛昇大有之庭  
眷隆上相之尊嚴 位正天樞之鎮重  
啓三洞真經之詳演 膚九先寶節之榮襄  
萬古敷揚諸天贊重  
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 
校經主宰 道高聖邁  
上上大德尊天帝 法主道君天尊

<sup>23</sup> 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引自《仙傳拾遺》文。宋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六，收錄於《叢書集成三編》（台北市：新文豐，1986），p229-2。

<sup>24</sup> 唐王損之章句，《玄珠心鏡註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8冊，p36-2。

<sup>25</sup> 《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5冊，p24-25。

<sup>26</sup> 《高上玉皇本行集經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2冊，p240-295。《道藏》亦有諸葛亮、許遜擔任天樞上相的記錄，並非僅張良一位。

<sup>27</sup> 《正統道藏》第04冊，p17-30。

<sup>28</sup> 《太上无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》卷之二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冊，p770-2。